恕谷後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恕谷後集

(三)

李塨著
馮辰校

恕谷後集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予易未有傳。得足下如獲拱璧。象爻既悉。蓍揲通微。於易可幾彬彬矣。以高尚之守。研極聖人之遺。天下未得臣諸侯不得友。豈非今之超武絕倫者哉。萬望推衍。慎勿苟安。右尚孚

昨語足下曰。儉用節費。存心卻冗。又舉顏先生語曰。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千萬人中不忘有己。足下皆然之。然見己亦忘己也。學者果能卓然奮立。以我爲天下萬世必不可少之人。無窮無達。致和致中。自家家性命作主。自不與俗父鬬圭露角。故曰見己亦忘己也。至於足下躬歷行伍。加意弢鈐。已得六七。其二三機祕。持之不懈。必有進焉。右繩其

足下自勘白傲。然鄙言衝撞。如雷霆。能折而服。吾固知其非傲也。特雷霆不可常有。務使微風一扇。謖然即解。則觸處收益矣。願任樂學。且能製器。鄙心甚慰。又思別後恐有誤認者。宜察也。足下欲將關雎等詩譜入琴瑟簫篪。必先精究七始四清元聲。乃可諧器審調。若本源未瑩。而但取髣髴其字聲以爲得之。則捫盤叩籥。究非日月。鄭世子何嘗不以三百之篇譜於樂器。而於宮商竟千里而遙也。樂錄諸書。乞伐毛洗髓而考試之。右聖居

予志爲聖賢豪傑。憤而銳。可愛可敬。但時而昏惰則忘愧勵。則助忽急忽緩。難以馴致。孟子曰。君子所性。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必也敬以直內。使心如天地之廣大。日月之精明。則根深生色。无往不可自得。而子強捉不能。遂欲以空忘致之。非也。閱歷世故人情。愈熟愈透。務使人與事當前立解。而子欲以讀書記誦致之。又非也。心性濬。世情悉。自能易紛而一。易鈍而敏。若夫佳兵不祥。曲臺可立現。佐刑名卽爲學問。故君子不違其材。不出其位。右長舉

聞蘭協鎭調河州。足下欲歸。此甚不可。男子生而志四方。況交須始終也。僕今東歸矣。平書望足下推明補苴之。若有成。萬世功也。王崑繩曰。拚除之斬斬明明。修治之蕩蕩平平。陳列之齊齊整整。陶成之肅肅雝雝。有味乎其言之也。金風西寄。悵矣懷人。右潛士

前妄言相贈。已悉。不出謹言愼行而已。然勿認予言爲退縮也。人必根柢立定。不然。任其氣質。見事風生。忽爾回車。索然氣盡。無當也。右子丕

富平贈言

自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敬吾友如拱璧。愛吾友如自愛。其心膂爲不廢葛藟。非僅禮貌之敬也。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行。慘然頓如遠別。因書贐語。幷以自鑒。以代面談。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

言語勿高興而發。凡出一言。必有所爲。不得突如其來。不得茫无頭緒。不得雜亂不清。不得自首无尾。

應酬之言勿過文恐人不醒也勿俗俚恐人不威也欲簡而明恭而禮敍事之言須有扼要有平鋪有收結有輕重繁簡令人聽之瞭然

怒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

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无功

施仁政勿高興如水利農桑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无以取信於民即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又爲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而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材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眞才反以壞之或吾用情難繼後反致怨推之禮上司待朋友皆當知此

一戒驕奢

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貴則自驕非必有心也富則自奢不學而能也車馬服御齋予支費須損之又損甯樸勿華甯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己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於何出辦至於僕役盛糚從者如雲以爲氣勢此今日富貴人陋習況吾友愛民如子衆志成城何人不擁護如父母者無事綱紀之紛紛也

一戒緩慢。

吾友近日涵養氣質。甚見和平。吾愛之重之。然勿以怠緩爲和。以放弛爲平。如與人財也。可與則速與之。不可則斷以无有。買人物也。用則卽給之價。不用則卽還其物。皆不可曠日留難。此雖小事。易失人心。餘如此推之。

一戒矜張。

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設我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卽不矜張。人尙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嫉妒。非小故也。而況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嶽。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

一戒近小人。

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輭。喜其伶俐。比其夤緣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且卽同官同輩。無所覬覦於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君子。歡我以嬉笑。引我以晏遊。拉我以聲色。必致我壞其心乃快。學者於此不能壁立千仞。終涸泥塗。

一戒小術。

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愾。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从吏卒民人。一毫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

一戒奇異。

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元虛。說夢幻。不惟无益。且啓人疑。致人輕。甚不必也。至於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萬勿誤以爲正術而近之。

一好學問。

兵農禮樂。欲爲一事。必涉其藩籬。入其閫奧。有法有略。有謨有爲。若但虛志而不實研。臨事未有不爲田父之紿者。

一貴閑暇。

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名將受損。曹公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禰殊絕也。

一貴有恆。

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政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附呈恕谷日譜數條。

待以恩者有過則責之。以使勿縱。制以法者。允服則寬之。以使不怨。

范曄勸曹操取蜀。操不從。居七日。操又問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天下事變於呼吸。如此狐疑遲鈍。安有濟乎。

作大事者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亞夫軍中夜驚。堅臥不動。有以也。

御馬之難也。所向无空闊。眞堪託死生。安可得哉。馬前輗也。坐後以息之。馬善驚也。謹轡以防之。人曰馬无跅弛。而不知御者之苦也。用人如之。

下之人忤我。勿輕怒。恐彼有寃或才可取也。上之人獎我。勿輕喜。恐伊漫言或計相籠也。

倖進者无功。欲速者多躓。矜長者易於見短。好諛者必受其愚。

屠牛者不屑搏鼠。搏鼠者必不能屠牛。

用財有度。爲善亦有度。用財无度。則費不可支。爲善无度。則壅不能行。

智深勇沈。知人知己。豪傑之善物也。人不自知。餘无可問者。

事雖易斷而必思。事既經思則必斷。

聽言欲盡其底蘊。故曰好問好察。曰集思廣益。若聞言而不詳質。己見若何。人意若何。可行可違。如何措施。漫然卽行。以致錯誤。或漫應之。不行之。則言而无益。人將結舌。與不聽言同。

每日向晦燕息。返勘已行之事。平旦未起。酌量將行之事。居官之要法也。

示素存永言昻弟

青山刺史、以阿咸阿戎謬從予遊。所謂問道於盲也。座中青山誡及衣食奢侈。予因感奢侈爲今日急症。聊一言之。

孟子曰。口味目色四肢安逸。性也。君子不謂性也。何者。必甘脆而腹始快。其人必无心。必羅紈而體乃適。其人必无身。心之大美奇珍苟具。何事甘肥。身不宗廟百官能立。何須羅紈。故曰飽乎仁義。令聞廣譽。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且世之願膏粱文繡者。非必爲快腹適體也。大約門面累之筵不羅列。服不鮮粲。矚覩旁人。未免忸怩嗟乎。是爲他人食食衣衣也。可揶揄矣。

而其苦遂莫大於是。衣食爭勝強力不及。至於稱貸交譏。困窮飲痛。始假服御爲盛氣。繼因狼狽而縮首。遂愁歎而死亡者比比也。愚哉。

以衣食驕奢。則所以稱之者原無涯也。必且美宮室。必且驕妻妾。必且飾輿從。必且斥燕樂。必且盛供張玩好。每見部堂開府私積百萬。解綬數年。子孫奴乞。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而弗戒諸。

然則宰相之臥布被。溫公稱賢。司徒之妻曳柴。王良志美。可以師矣。今世去古人心不遠。出爲廉官。居爲正人。食用儉素。稱者必夥。何事取悅二三紈袴爲浮靡也。

然而儉素非貪吝。不可不辨。原憲鶉衣百結。而於結駟聯騎卻之若浼。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而父之黨无徒行者。母之黨无徒食者。妻之黨无飢寒者。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貧則不苟取。不妄用。富則豐於待人。約於處己。中庸之道也。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古人未嘗廢也。按曾子問孔子。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以葬前不祭。且象祖考聚憂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以卒哭喪事成。行祔祭。且後此行四時祭。故主各反廟也。若四時之祭。三年不行。則主何必各反其廟。且祔后羣廟。主仍當聚藏祖廟矣。而不然也。是卽主之反廟。不可爲葬後不廢常祭之證歟。

且古人實事可驗。非僅空文。春秋襄公十五年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于溴梁。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是葬後小祥後俱行四時祭矣。叔向子產稱知禮者。必非妄行妄言也。況以情事揆之。无廢嘗祭者。葬後冠衰屨皆有受矣。腰麻變爲葛矣。虞變喪奠而爲祭矣。祔不稱哀子而稱孝子矣。故三虞卒哭之祭稱成事。謂喪事成於此也。謂常祭之禮於此始可成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儀禮虞祭主人酳尸。尸醋主人。主人坐祭卒爵。皆漸近吉禮。以神道接先人。至祔則竟合食祖廟矣。後此則哀愈殺。而反謂廢祖廟食乎。春秋傳曰。禮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如朔奠小祥大祥之特祀。則於几筵。宗廟四時常祭則如舊。釋例是之。不可以杜氏不能助晉武終喪。並此言廢之也。

而杜氏之解猶未盡合也。特祀於寢。謂專祀新死者。則主在寢。因以祀也。烝嘗禘於廟。謂遇烝嘗禘祭。則

請主入廟與祖合食。毛河右經問所謂仍奉主祔之祖旁是也。杜氏乃謂四時常禮如舊。三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烝嘗於廟無新主者。文義不順。且何取於无新主也。謂新主不可驟入廟耶。則祔祭曾入廟矣。以爲吉祭新主不當與耶。則孝子可主祭。新主乃不可與祭。是儐也。或曰。卽祭。孝子亦不與攝主耳。曰。有之。而非榮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漢律歷志以爲太甲踰月卽位改元。逢乙丑朔冬至、越茀郊天。按世紀成湯以丁未十三年崩。當必崩於建亥十一月。商制踰月改元。故於建子十二月改元。稱元祀。適逢朔旦日至。故令伊尹攝行祠先王。契以配天。見祭典此是未葬祭外神攝主之證也。晉平公葬悼公後。烝於曲沃。明曰改服行事。此葬後祭先自行之證也。朱晦庵家禮謂喪中宜倣杜元凱說。墨衰家祠行祭。而顏先生深非之。執緦不祭之說甚嚴。今念族姻繁者功緦之變。比有必至累歲宗廟不一血食。於心忍乎。以至輕之服。廢所重之祭。於心安乎。記顏先生於王法乾卒、服緦廢家祠獻祭。塘自浙來見。曰。先生誤矣。豈有以朋友逝而卻祖父食者哉。先人其恫諸。先生曰。比乃知之。儀禮朋友麻不言緦。謂弔服加麻也。學記曰。師无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師不在五服內。而朋友乃有服乎。吾悔焉。而不知卽緦服亦不可廢祖父食也。按儀禮註疏朋友皆在他鄉祖兒歸則已若同在國弔服疑衰緦之絰帶夫朝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故曰疑疑吉也緦衰七升半則朋友弔服與緦大殊矣

然緦不祭之言何也。曰。上文曾子問與祭。指喪祭言。此節文連義屬。所謂已有喪服與相識之祭。亦指虞祔祭也。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卽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後祭。是遭始死之喪。卽輕如緦自己喪祭且停。而況助人。非言四時常祭也。熊氏註甚明。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非言終喪不祭歟。曰又非也。喪三年一讀。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屬紼之時行宗廟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之。觀下言越紼。則上文不祭者。不越紼也。非葬後執紼已畢亦不祭也。設葬後不祭。則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祭可矣。何必專指曰越紼行事乎。

至五祀葬前亦祭。不曰越紼者。鄭志答田瓊曰。五祀宮中在喪內也。

曾子問。鼎俎既陳。不得成禮。一則亦有士緦不祭語。乃言祭正設聞變而廢。大夫有九喪。至大功。士十一。小功緦亦廢焉。非言殯葬後廢祭也。

且卽此則而觀。大夫遭齊衰大功喪。門內廢。門外不廢。士遭小功緦當亦如之。而且曰於死者無服則祭。是諸喪甫聞驚悼之時。尙有不廢祭如此者。而謂殯葬後不常祭可乎。

然則如之何。曰天子以及於士。皆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請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孝子將事。素服徹殺其凶。卽虞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酳受胙。卽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卽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意也。況古有牲曰祭。无牲曰薦。今世士夫備牲者少。清酌庶羞。並非祭也。又何妨焉。

王帶存曰。先生乃堪容臺議禮。叔孫輩一閧耳。

答長舉問

吾子有志作聖。較之儕俗視道如仇或絕口不及者。豈不高倍屣哉。然爲賢者言。則當有進。吾子之病在心急而行緩。虛志大而實力小。以致神馳萬里。目望九千。而身祇在几席也。

吾子行緩力小。必自居曰鈍。吾以爲非僅鈍之過也。亦以忘。亦以怠。時而墮落。遂忘我爲何事。時而悠忽。遂亦苟且偷安。從前曠日不及知。卽如客歲與子別後。子任返鎭原學禮。至於今歲相見。並未聞吾子有一言及於所學之禮何如也。及問之。則諉曰無禮書。愚前言禮。原非一端。有心禮、齊明致中。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有家禮、朔望節令祭期忌晨。是三者在躬行。不在考書。卽考書亦非祕奧難得者也。昨聚富平。見足下有意於兵。予因以前著集與之。曰理事有間。每日閱一二則來商。而子持去。竟連月未商及一則也。曾記少年學數數月。茹食猶置珠盤於旁。撥計。夜思及一數。輒披衣然燈捻算。問射于汪若紀。若紀言其夢中學撒放。以肘撞牀上牆。至肘破流血。大抵每一學習成。必須苦詣。未聞法宋儒專以緩步徐行講儒者氣象而六藝卽可就也。

且吾子之鈍。更以心急志虛累之。心急則躁且忙。精神潰散。益增其鈍。辟之路然。一人日能百里。一人能二十里。不必憂少也。人走一日。吾走五日耳。乃枕間徬徨。且愧且恨。一夜不眠。至曉疲不能興。並二十里亦息駕矣。虛志大則爲此望彼。時移時輟。自尋鈍廢。亦辟之路然。一人由水。一人由陸。苟其不懈。皆至所歸。乃曰吾將水陸兼之。方跨騎旋登舟。已舟騎俱嫌不調。又坐與人商而路究未行一步。謂之何哉。

子爲學以尋友爲重。是也。而尋友之意則未嘗。以爲我質鈍緩。如學射必得一人同居。彎弓讀書必得一

人聯席。吾伊一時數年。乃可有成。如是尋友。必難得友。何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成童比肩。敬業樂羣。乃有此。況今足下已四十餘。所結納年亦相似。或有官職。或有營業。或各有所學。乃足下必使其人輟衆事而終日同攻子所學之事。其誰能之。

況孔子曰。爲仁由己。非以由人。師友特助己者耳。由之者九分。助之者一分也。若專倚師友。則己安在。如人修容整巾束帶。矐面盛服。拮据在我。而友其鑑也。未聞以鑑爲巾帶服飾也。

古人且勿論。即如不肖一生得力專在師友。讀書學數學射學禮學樂。皆自加攻苦。或得或疑。乃質諸人。若學不在先。將質何物。與顏先生半月一會。則將十五日所學通質之。近日樞天從遊歷時來過。錄紙疑問至三四十。則然不能日在一處也。吾少時每聞一言動聽。見一儀可觀。必記於懷。遇海內名流。知其所長。必傾倒盡之。雖一詩一文不輕虛擲。是以頗有積累。近見足下諸子。見人則覷其短。因棄其長。或我自爲我。縱人有佳言長技。目覩之若無覩也。心志既已虛大。耳目又復不靈。何以集思廣益乎。

至足下云若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智。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千古。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吾子此時最宜練者刑名。而鄙視之。夫刑名鄙乎皋陶明刑。三代書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不痛洒。不能入道也。

恕谷後集卷十一

給鄭子書

五月舍親旋問賢昆季動定舍親言足下規我不訂王先生集以詔後學而自訂年譜失緩急且涉爲名聞之怵惕顏先生王崑繩去後無人大聲呵斥故罪過增累足下若肯時惠德音愚劣或負疚少減矣幸甚幸甚但其中有不可不白者姑強顏一道年譜僕所閱歷隨手訂之無所棘難王先生集皆須日閒心靜考古準今乃可從事寒舍偪仄湫隘又忩忩人事不得加工探討故尙有待且足下亦知之獻歲云先生居家難以殺青三四月閒春種訖敝廬有積書可考求先生至共爲訂正僕時許之祇以過潭府則費綱紀伺候飲食故不敢直然往赴及屆期而玉音寂然今乃見責云云此如兩人約同行其一人云某日會某所輿馬資斧盡我任抵其期其人不來而寄語云汝何坐候中途不脂車而策騎也至以訂譜爲近名則更傷鄙心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乏往來而全局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有志足下能解特樞天質魯未克遽猶足下又過在聰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其人則書其所學期於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我欲弢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故短之好名者無實且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惺覺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猷道

藝荒蔑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樞天近又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志者於二仲外千里萬里得其人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即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有興者如之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虞仲翔謂生無知已死以青蠅爲弔客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不識其名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嗟乎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即未可必能遽明此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疇是而校登簡册尚可自謀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塘五夜傍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也足下猶以我爲爲名哉傷已傷已久欲爲言以報無便羽九月四日積雨乃作蓁幸足下始終成我不宣

復惲皋聞書

廿八日從孫女家有事不得已往省未有報言正在歉仄乃門下以大作二首偶遺補送何其信而勇也

即此爲作聖之器矣。昨讀來諭。擬自十月朔訂日記考身心。且清夜平旦存心之功。已覺有驗。爲之狂喜起拜。乃知天地先聖有靈。必不忍使斯道滅迹於人世也。塊嘗靜體人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而三境有九境。有明之明。如日月高懸。堯舜周孔也。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賢者亦時有之。有昏之昏。庸愚也。有昏之明。本性不息者也。有昏之妄。愚而謬作者也。有妄之明。佛老也。有妄之昏。糊塗異端也。有妄之妄。異端而魔者也。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屬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不意數千里外來此模範。相助爲理。此誠五夜禱祝而幸一應者也。快可言耶。北上返再領教益。不悉。

教子文

予教子曰。適己自便。天災人禍。以便己必損人也。準己及人。天休人集。以及人則感己也。或曰。春温和平之談。非駿厲有爲者也。予曰。惡駿厲者。敏果於行仁布義耳。詎曰職涼與猛哉。大冬沍寒之際。朔風懍慘。旭日下臨。羣出曝背。下則爝火印烘。附者尚團團焉。下則爲短垣乎。猶有隱而避者。不然。以冰益慄。日事沖沖。謂淩利而誰何。人莫嚮邇而鑿者。亦足儃手直塞入五內。無以自存矣。何以曰有爲。

教子文

丙午冬。讀典謨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作而歎曰。禹稷契皐陶。萬世之人哉。其神常在。今之蕃衍天下者。率其裔也。河洛黍稷。人類酬酢。咸遺德也。因而自勘。以及朋疇子姓。何霄淵也。諺云。踰河

拆橋。謂沮人而利己也。然己尙能再渡哉。福單矣。壽已矣。非天也。人也。吾子思之。累世永賴。利乎。一渡不再。利乎。

人說

人之靈曰心。而頭目手足視之皆蠢也。天地之心曰人。天地萬物各專於一。一不靈於人也。然人靈乎。曰。惟首出。餘淪於物矣。堯舜湯文靈而在上。孔孟顏習齋靈而在下。故孟子曰。舍我其誰也。噫。任何其重歟。皋陶曰。兢兢業業。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丁未元旦。塾撰人說。

擊磬

嘗讀經歎論語不可一字增減。中庸孟子不及也。及至子擊磬章、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可更曰過其門。以上有子擊磬也。是何故。乃思嚮解誤耳。解者曰。擊、偶一擊也。過、從門外過也。否否。偶聞磬聲一二。何以知其有心。匆匆門外行。何以遂有賓主往復。考鼓有撾。所謂禰正平漁陽三撾者也。其法或擊邊。或擊正。或立擊。或坐擊。或行擊。趨擊。或踊躍擊。或舞蹈擊。始而舂容。中而淵深。亂而風急雲驟。如天崩海立。令人髮指神懼。孟子所分大成小成。一器自爲終始。是小成也。鼓既有之。磬亦宜然。必孔子當時以擊磬聞於人。而荷蕢特來過之。過、過從也。坐而聽賓主辭論也。或曰。如此亦可書過其門。曰。又否否。子擊磬於衞。起下果哉句也。明子之志在不果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起下有心硜硜言也。明荷蕢特來孔氏之門挽以果也。

趙儕鶴歎魏見泉曰南樂無兒謂其子廣微雖位躋台輔而不肖也然古多有之堯舜子不肖以臣輔其缺故揖讓湯喪子而孫頤覆武王子弱亦以臣助之孔子晚而失子孟子易子而教父子不責善屢見於言必其子敬承有闕者數千年惟啓稱賢禹娶塗山四日卽有身迨水治而八載矣厥後宅百揆攝帝位又數十年壯而有立矣宜禹之毅然變禪而爲繼也曾元養志不及曾子且寢病尙愛以姑息曾子迴視家庭有不快者可知也乃戰戰兢兢以正而斃是則聖賢之不怨天不尤人仁爲己任也夫

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雍正御極之元年卽詔天下州縣舉孝廉方正浙之蘭谿以甲午舉人我博邑父母趙公應公念母龔太安人春秋高力辭當事不允太安人詔曰勿弗勤王家非孝也李中丞遂件繫公事實以聞天子曰都其賜六品服馳驛入見授今職二年嘉平疱博野次歲滹滋沙三河合爲虐博邊迤東北數邑皆被災公首報聞得旨發天津倉米賑饑公輓費一解己橐民得甦又躬築隄道水災以平四年八月苗滋螟蟘公禱於蜡神立消新其祠今丁未夏又苦旱公禱雨立澍民貸官穀積年不能償公親詣鄉視能償者立收足無追胥費不能者削其名不比邑民大和以冬底爲公覽揆辰謀書言錦旋爲壽公不可又力請公曰無已則吾母明歲八月旬之三日八袂矣或借一邑之歡心以供吾母其可乎於是廩至徹言於壩李子庚星曰太安人歸年伯司馬襄庵公躬績佐讀逮事祖姑余姑范兩太君嗣徽思媚范太君毓少子我彭公

運不足。太安人代哺數月。洎析箸。相司馬公推肥與之產。公及仲君爲紳衿祭酒。尙憂司馬公繼嗣未廣。爲三置筵。後得李孺人。生季君。無何。李逝。太安人顧復之。逾於所生。成立。登甲辰賢書。其餘勤家棣睦族周姻卹鄰。難更僕數也。塘夙誦關雎朱註。謂宮人喜得后妃。則宮人婦寺也。呼后妃爲淑女。而思之。而友之。於情理不宜。且房中之樂無鐘鼓。婦寺鐘鼓琴瑟。是女樂矣。序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傳箋言友樂之樂。皆以薦荇贊祭也。得之。而其意似詩人所咏后妃正配也。詩人舍嫡而專乐庶。立言未工。及後沈吟三復。乃知關雎葛覃卷耳。皆后妃自作。所謂以貴下賤。以聖下賢。舍己從人。樂取人善。宮壺雝穆。爲何如者。此所以麟趾振振也。今太安人不蛩然步其後。與以故氳德儲祥。我公不自壽而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安人。與季君必待鄙言歸而稱觴一堂。曰仁慈。曰孝友。狀皆可掬也。太安人方瞳鶴髮。坐待郡國太夫人之寵錫。能無鞶然加一觴乎。明自中葉而後。士大夫率攻飭誦讀而絀經濟。今則工揣摩競勢達而內行鮮修。故塘聞公家庥。樂道之以爲世風焉。

孫生日記序

雍正六年二月上辛。偕門人往祭顏習齋先生。將登車。有人自縣郵寄一卷至。披閱之。則常州孫生應榴子房所立日記也。摘示丙午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者。首書一詩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歸拭目眵評乙數日乃訖。作而拜手嘆曰。天之不喪斯文。幸矣哉。孫生得顏先生書

及拙著於惲子皋聞。遂篤嗜。晝有作。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省躬改過。力行德行。率弟子分日習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功與習齋爭密。而其閑道衞學見於文詞。與皋聞爭敏。衰耄如塽。固瞠乎不足比較也。世乃有斯人哉。孔子承道於堯舜湯文。講習杏壇。賴七十子禮之數百年抵漢。高帝過魯。以太牢致祀。因而歷代尊奉爲天下教宗。排擯異端。永奠生民。去二千年而習齋崛起。倡明周孔實學。塽妄聞而推衍之。皋聞來北。習齋已逝。謬聞於塽而南。數年前書來云。南中是顏先生之學者得四人。今孫生卓卓如是。不知卽在四人之中歟。抑尙出其外歟。而明之行之。日新月進。不可謂非天之有意也。程朱學主靜坐讀書。初亦閉戶與其弟子授受。及明永樂遵之。勒其書以時文取士。遂彌漫宇內。然其道微爲異端俗學所浸染。其流習弱趨腐。斯世不獲其用。今孫生力肩顏先生學。使畜極而上聞。君相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萬世昇平。以此建。人物雍熙。以此成。其所關爲何如哉。孫生勉之矣。

士喪禮就直序

道莫大於禮。禮莫重於喪。吾亟聞君子之教矣。魯論曰。所重民食喪祭。曾子曰。自致必親喪。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求之古。得曾子焉。戴記所載曾子問。其於喪禮何詳以悉也。吾觀之今。惟我習齋先生焉。居喪不惟倚廬垩室寢苫枕塊。務入規矩。卽側坐專坐諸細節。絲絲謹守。以至功緦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懃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奠造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習齋而外。未見有如之者也。焉子樞天丁父艱。力行喪禮。輯就直。本之三禮。參之宋明諸儒家禮。斟酌盡善。纖鉅不遺。顏先生舊

有居喪劄記。塾三居憂。有士喪禮就正學禮。皆弗及其詳明也。是可爲後法矣。不謂曾子習齋而後。乃有斯人也。用兵者列陳廣原。堂堂正正。而與敵角勝負。瞭然在目。若宵中熟寐。月落星移。卒有敵變潰壁而入。驚起顚倒衣裳。應之鮮不眩暈矣。吉嘉諸禮。平原之陳也。喪禮。則宵中之戰也。得是集以爲指南也。庶拯其眩暈乎。

詩經傳註題辭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瘳忘編、閱史郄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卽間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忩忩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明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尙無遑爲傳註計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功之不建矣。於是始爲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惲子皋聞遠來辱友。語以身心經猷。皆灑然有合。力肩聖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弗。著說詩質予。予感之佔俾沈吟。似有所得。乃爲毛詩說質以復之。皋聞曰善哉。盍卽爲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何日。而乃諄諄立言。悵如之何。

先生毛詩傳註、春秋傳註、力不能開雕。先摘數則問世。以見意焉。

論詩一則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如如沸如蘩之類）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鄒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朱子乃以鄒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惲皋聞謂賦比興不宜各章鑿定。如集註所列。其言甚是。朱註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爲興矣。然漢廣首章首喻喬木。末喻江漢。傳箋皆以爲興。蓋首尾咸興。而中間游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爲興矣。乃朱註以喬木爲興。江漢爲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爲興一爲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興者。其文義皆倣此。蓋謂興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麕篇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興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鄒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爲興不爲比矣。以爾指后妃固爲興。即如朱註以爾指鄒而觸物感興。正與體也。何比之云。況即以朱註借物以興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不以下體而遺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

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纏緜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魴魚赬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野有死麕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苦葉二章有瀰有鷕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鶴鳴四物並咏皆興也錯綜變化不一致也此詩道也如杜甫秋興玉露四句興也叢菊二句賦也寒衣二句又興也其絕句如眼見愁人愁不醒賦也無賴春色到江亭以下三句則興也至於長篇則賦而又賦比而又比興而又興互換迭陳而乃固執古人古人受耶

邶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誑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斯妄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書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雖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鄭康成以爲諸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夫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於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詈之以欺妄誑人也乎如

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者乃足信乎。況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欲飲酒而敖遊。豈婦人之事之言乎。乃強坐曰其辭卑順柔弱。疑莊姜所作。則請再讀之。心堅逾石。心直勝席。威儀棣應。無一不善。是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欺妄以誤後人。則請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以姦私。鵲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諸如此者。不可更僕。皆有所本乎。何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誣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援古正今。正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珂之言曰。今儒者置君父之大讎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所謂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輕躁險薄矣。朱子於柏舟既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註孟子又宗序文謂衞之仁人見愠羣小。於青衿既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

杕杜四章章七句

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爲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皆勝。武王未受命。伐紂卽終。未聞遠略邊荒。則玁狁西戎（序以西戎爲昆夷）之征。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昆夷駾矣。維其

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屬咏。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豈詩教乎。

皇矣六章

絕高謂之京。（爾雅）無鐘鼓曰侵。（春秋傳）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爾雅）矢陳也。謂按止徂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牽密旅。而掩旗息鼓。自阮疆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卽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京皆誕先登於岸也。於是密須之岡陵阿泉池皆爲我有。而密人無敢陳兵。無敢飲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衆。舊都難容。乃度其善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是也。鮮善將側方嚮也。按太王居周原。頌謂在岐之陽。此鮮原亦在岐陽者。蓋去舊都不遠也。正義

執競一章十四句

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遂臆改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擇三王而專祀之之事也。文武爲受命之君。有不祧廟。故可專祀。若成王康王祫祀耶。不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詩也。此皆不可通者。況見有成康二字。遂謂是成王康王。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雝序曰禘太祖也

太祖、卽始祖后稷也。非后稷不可稱太祖也。箋以爲文王。非也。禘卽春秋之吉禘也。蓋成王喪畢。奉武王

主合祭於太廟。乃以次遞遷。而武王主入禰廟焉。故詩專咏武德。告太祖以當入廟也。若大禘、則追所自出之帝。如商頌長發歷陳祖德。不得專稱皇考矣。下篇接言諸侯始見乎武廟。蓋武王始有廟也。一時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書序尚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卽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武之德。至七年營洛邑。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遍稽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且卽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冢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已。喪畢。卽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居弱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耶。

恕谷後集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壎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幕而忽有所覩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予齊。傳載南蒯以費畔。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霸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燦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較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北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

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覿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僭爲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孔疏云。君卽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僖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卽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卽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无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久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正、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卽位會盟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四時首月。雖无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无

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僖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衞侯卒。一日兩書。羨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周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卽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年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卽位。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卽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卽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卽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敍。然后史書卽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弑逆之變。倉卒卽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弑而桓卽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卽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衞莊公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

曰厲嫣。且有其娣曰戴嫣。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始娶夫人也。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无子去。卽當去而遇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衞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卽選妃立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丘之會。申王章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　又按經不書卽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卽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先生春秋傳注多取之毛氏傳。靈皋春秋論文。毛傳辨禮甚詳。又謂春秋條貫相屬。如紀侯去國。前後共二十三則爲一事。諸事貫屬類然。謂經詳傳略。一洗斷爛朝報之謬說。論文如齊桓三城。城邢、齊與宋曹同緣陵。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楚丘、命魯獨城之。而諸侯皆不與。從經棄傳。又謂文以前內卿以

名見。而外卿悉稱人。文後、外卿霸國稱名。成後大國皆稱名。又始書名后加族系。以大夫漸張。舊史書之漸詳。又謂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大夫不名。以其大夫主諸侯之盟也。十有五年、十有七年、諸侯盟於扈。總言諸侯。沒晉大夫。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總言諸侯。沒楚大夫同。皆以其大夫而先諸侯也。傳解俱誤。諸如此論。實出前儒。故多引之。但二先生皆謂春秋多因史文。非有褒貶。則於孟子作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不可通矣。先生補以王迹之義。而春秋全體乃見。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請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恆禮。不書耳。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衆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僖公四年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之蔡。蔡衆潰叛。軍聲赫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貢認罪。昭王不復。委之於水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於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

遣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中矣。故書曰來盟於師。楚絀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與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而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屈完謀好。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斷不悖誤至是。蓋左氏錄楚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穀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誤語。然後知聖經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屈氏。蓋以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南三十里爲陘。

九月公至自會僖公十有七年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卞、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僖公二十有三年

齊桓與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畜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卽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

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无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迨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孟。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矇瞍相牽。走入虎口。可怪嘆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晉文繼霸。城濮一戰。震天岅地。楚其幷吞中國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盟。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后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文公十有六年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願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吉月必朝

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公四年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弒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弒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伉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堵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能行弒也。且後鄭人討弒君之賊。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弒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成公二年

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册。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迹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而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即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初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

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卽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卽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爲予奪。卽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成公十有五年

鐵堂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遠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卽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巳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及與同族五大夫舍於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卽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懲戒矣。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十有一年

魯爲侯國。亞於公。故舊雖三卿而祇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盡入於己。叔氏一軍。

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己爲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有二年

左傳、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蠅趨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偪於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仲孫羯如晉襄公二十有八年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漠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昭公十有三年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定公六年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肯廢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鄰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披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得寶玉大弓定公九年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頗越一無訐謨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定公十年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即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曾命齊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既好當歸於魯。以供賦役。故以返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略之也。又按季桓懲於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怠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之一大關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定公十有二年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卽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鄣。而卽魯之保鄣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於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使聖經之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陳懿長先生謚文

雍正四年之六月武與陳鳴九先生卒於順天府武學教授官舍。次子甲辰狀元德華、三子甲辰舉人德正、侍牀簀次歲長子康熙壬辰進士德榮、自貴州黔西州任奔喪赴里。將以六年四月窆於祖阡。塉聞期力疾匍匐走哭。其及門鹿聖敬等百餘人麇至。請曰維我先師曾祖百歲。翊輔王躬。祖官司訓。嚴君倜儻。遂歌鹿鳴。遭明之季。山左難婦。掠擲朝陽。名覩契契東齋。各抵其家。團圞是慶。遺孺收哺。有歸者歸。無歸撫成。式穀儲學。爰毓先生。幼推穎異。長登孝廉。退弗勝衣。指撝肖謙。婉而不替。方而不劌。筆有鼎扛。文無塵滓。便便書杖。熒熒繼晷。通籍登庠。顒顒有徒。司鐸恆山。旁羅教思。卉有二城。駢跡請益。如沐甘澍。訢訢榮滋。修文九原。諸生洵溥。思周有柳下惠。漢有朱忠文。唐有文元貞曜。皆門人敦致私謚。詎以夫子之純淑。而不得媲於古賢。謹按謚法溫柔賢善曰懿。夫子有之。教誨不倦曰長。夫子允焉。擬上謚曰懿長先生。甯不其然。塉聞達之。乃與方子苞張子業書暨其門人潔陳尹祭。以告靈筵。曰端和凱弟。飲人以醇。黃妳孫摩。從者璘霏。易名緊稱。奕葉不刊。嗚呼尚饗。

弓翁靜葬紀略

安平弓子巽諸生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沈進士新周。予衰年偶稽及此。過其鄉而問焉。會其父靜葬翁、醇謹端人也。心識之。客歲過予。曰家君去年始和縣舉鄉飲壽賓。里人麇至稱賀。乞先生文以紀之。家君少孤。能拓家產。友於胞妹。虔祭祀。教不肖兄弟必以正。睦姻三黨。愼交遊。而交則久敬。鄉人嚴之如王彥

方陳仲弓吉凶訟獄率來質家君單心應之隨事毗喻无不允服者或惑以佛老禍福之說笑而不信也家世本山西晉水人明初乘贏車驅馬遷安平臺城里之西北占荒三百畝家世日增至七世高祖諱穩施藥施糧邑令表其門曾祖諱佐田積數千畝至今里人稱爲古迹富家云予聆其言思靜葬少予不及十歲昔之相會也曰吾少卽聞先生名一日抵博野魏帝臣齋知先生在焉隔窗櫺一瞻丰采噫何其恂謹也又念弓子好學能篆書屢爲我道新周多識喜提誨人辨相地方位星卦之謬說甚厲已而金華葉惟一孝廉來過言及新周曰戴田有不可一世而畏新周則新周可想矣弓子於其父師間皆極力表章不忘厥本可尙也夫

原道

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爲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爲樂挽強中之爲射乘馬隨徒爲御歸而計件鍥於册爲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爲人所共由其物爲人所共習猶逵衢然故曰道倫物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爲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尙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誰生之哉道家黑言誑語大率類此惟道可道也故指倫物之肫接曰仁裁制曰義節文曰禮毗是非曰智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爲性而能知行倫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中庸曰智仁勇漢儒曰仁義禮智信易曰立人仁義以由人命之故可分可該可別呼也

又總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誠。洪範曰極。屋中桴也。卽中也。皆言行倫物也。非別有他道也。今曰性理精也。本也。倫物粗迹也。末也。毋乃枝指乎。以致捉風捕影之徒。羣趨蝸竅鬼國。喧覩性天。而異端堛倫滅物。無極冥中。若火燎原。莫可撲熄矣。吾儒論道不實。不併分其罪歟。

易列天道人道。然天道非人所得由。故孔門祇言人道。曰道不遠人。遠人非道。後儒勦言天道。毋乃非聖教乎。中庸曰天下達道五。指倫也。論語曰君子學道。指學禮樂之物也。先生老矣。見愈確。而萬世之道定矣。

恕谷後集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黃公名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中丙子科鄉舉選肅甯令性慈祥耐勤苦於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公亦收之而不自用肅甯舊雜派重畝田派至銀三四錢公悉除之凡縣有役事或上憲別派出卽以耗銀應之以故在肅數載民並不知有所爲雜派者一日河間府檄修府城公親齎餱糧出銀錢雇工不日竣事並不擾之社甲也好樹藝闢護城廢地種稻作水車起池水灌之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堤也往下掘之果得水周遭十數武以騾驢曳水車灌田水乃足雇長工六七人種稻外澆菜喂猪羊糲米自養緣堤上下皆植樹數年積至千餘株叢陰鬱然又闢武垣城地亦植樹合計約萬株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差官來查公不能得其意劾公去官肅甯士民號哭挽留聞於朝朝廷復公官加四品服俸已又授按察使直隸營田觀察使令公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爲善並查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甯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或肩輿左右顧諄諄囑民以力田栽樹積糞紡織孝親敬長教子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爲絮語亦不之遵也又好講聖賢名理在肅甯定三六九日聚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十餘每日鷄鳴卽起秉燭批閱文書時文畫焦勞造事無頃刻暇壻常進言曰君子平其政行闊人可也輕猷自有綱要細碎亦可少捐也公愀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德

與才而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傭工免忝愧耳並耕而食小人事非所避也至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徹日不倦士民多感興者卒之易州山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年七十六李塨曰黃觀察今之廉吏哉率其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白善若黃觀察者非耶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竄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李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遭禍歲嚮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於是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佽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板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

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廑獲知。千古有人擔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以次增修。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雙齋文集序

李仲氏奉其祖黃門公雙齋文集及父介石醒葊文集、匄序。予因流溯源。先校介石文集序之。乃讀黃門公文集。竦立歎曰。黃門公變化不可方物。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觀昌化民之感思而知其有惠政。讀兵垣諸奏疏。弼君德。陳民瘼。丰采侃侃然。非今媕阿嗑嚅者比。且於六部之政無不毗陳。可謂朝陽鳴鳳。傳聞國初有黃表李三者。漢郭解之流。大俠也。與亡命往來。嘗拉平民斬於市。代之權要宮壺。無不潛通。知公名屢來求通譜籍。公峻拒之。一日其初度。朝臣競往上壽。公言於上急捕之。抵死。而臣僚之交通

者亦問罪。嗚呼。公之挺立嵁嵁爲何如哉。及誦其詩而又爽然失矣。考公居官不久。即告退。卜居於易之西山。履晴嵐。臥邱壑。嘯風吸月。侶鹿友鷗。若少而習之。樂以終身。無一語憶及宦達。旁人讀其佳思麗句。惝恍情移。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不知其爲貴近之退步。黃扉之息轍也。其咏懷有句云。有暇耕書農共圃。無心入世醉還醒。則其曠然不滓者可想矣。集中詩文皆有。而但名文集者。詩亦文也。昭明文選不別標詩可見也。

醒莽文集序

傳曰。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詎不信夫。自周孔沒而聖道湮。訓詁於漢唐。章句於宋明。佛老因之竄入其間。而古聖明德親民之學。名遵實亡。遂二千年於茲。顏習齋先生出。大聲疾呼。揭三物以教人。謂六德即四德。行爲六行。六行即五倫。事爲六藝。六藝即孔門兵農禮樂也。率弟子分日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而海內之有識者。亦遂刮目怵心。謂聖學自隧地高舉。羣聚異之。而不知非偶然也。明季盱眙馮慕岡著經世實用編。即重六藝。清初太倉陸桴亭有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四明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繙。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而尤異者。同時上谷有李介石先生。以黃門公子中鄉選。未嘗標道學名也。其德以厚爲尚。其才能治家人產。教人通經作文。子姪門生掇科入庠者甚夥。亦未嘗聞習齋說而思效之也。乃自幼即好技擊。囊數金南走少林寺。付其僧。學武藝。精通。數年乃歸。平居佩觿玉玦韘。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又好音樂。延姑蘇善歌者養於齋。教授。每學中講誦訖。則入退寢。與子弟從遊。摻鼓品絲

竹。嚮歌相答。遏雲繞梁。巷步郊遊。亦倡和肆聞。嗚呼。宋明以來七百年讀書士人未見有此氣象也。及後乃知習齋具幣往訪。習齋講學河南。未得見。而其時習齋與介石俱已皤然老矣。嗟乎。西有銅峯。東有洛鐘。庚岸月升。甲岸早白。碧落雲作。映地已陰。豈非天道人事。九變復貫。有不期然而然者耶。歲之始和。其仲君六經率子基持介石所撰醒菴文集求序。予樂校之。而書其生平於首。以見介石之不朽者有在。而詩文特其緒餘也。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自周濂溪以主靜立教。程朱陸王因之。用白晝靜坐以爲存心立本。考之古經。無是也。敬姜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師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故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白晝靜坐者。宰予晝寢。孔子責之。子貢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雞鳴夙興。不惟君子孳孳爲善也。卽小人孳孳於利。亦終日無暇焉。戰國時莊列學起。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喪我。爲靜坐觀空之始。後佛道二派祖之。參禪入定。閉目垂簾。公然晝廢。乃異端也。吾儒胡爲染之哉。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然質之聖經。不如此離析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布義。致孝盡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涖。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云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曰體物體羣臣。易曰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淵閔子騫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卽具用也。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曰。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

又論

老氏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熒也。然朱子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則朱子註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耶。朱陸雖皆染二氏之學。而陸子直走一誤。朱子則兩顧依違。不能自定其說。此二家之異也。

與長舉言顧諟明命之功

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傳曰。晝而治事。夜而計過。又曰。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每日夙興。卽爲當爲之事。爲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或接人遇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

滿然在內。淫聲美色貨利。一毫不觸於懷。東猿西馬。一絲不攖於念。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所謂立則見忠信篤敬參於前也。而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必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鷄鳴未起二候。除省察前晝所爲得失。今晝所爲與除外。披衣直坐。（直卽外體直之直靜坐挽弓騎馬合爲一式。）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蓋敬則自靜。專言主靜。或不能敬矣。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孟子所謂操則存者正如此。明命者。天命吾之心也。命吾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初。以爲顧諟。則爲不近之思。非顧諟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卽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與樞天論讀書

樞天借智囊日觀之。予問曰。辰苦處事愚鈍故。予曰。智以事練之。昔張詠學用智於陳搏。吾少年與張文升居蠡城。近公庭。每聞訟事。卽共億勝負。思追盜何術擒之。失盜何術以察之。亦學智類也。閱智囊以起予心而已。專恃書帙無益也。已而又緡他書。予又問曰。借以養吾心也。理不明者可明也。予曰。不然。子謂詩書養就聖賢心。此語昔人對下流言。謂躭志詩書。則不嫖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程子曰。玩物喪志。謂書如佳山豔蔬。愛玩不釋。日日登臨。而爲聖爲賢之志反喪矣。曰。先儒以讀書明理養身心俱非歟。曰。非也。自秦火焚書。漢人珍之。日趨誦讀。唐韓退之宋朱晦庵皆以聖道自任者也。而韓有符讀書城南詩。朱有讀書樂詩。則其終身之肆力在誦讀矣。況下而爲詩

人文士與應科舉以博富貴者乎。乃千餘年成一文墨誦讀之世。而人才日下。世教日衰。魚爛瓦解。莫可收拾。則可知學文之文不專書册。而讀解書册不足言學矣。故起誚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而謂誦讀以養身心誤哉。李白曰。借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向來作詩苦。則肌體日消。心體自肥。何養之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若曰明理。則宋明創立道學名。曰講道而道字誤解。曰講學而學字誤解。曰講誠意主敬存誠。而俱誤解。所謂明理者安在。乃知每書讀取千萬遍之一誤盡誤也。然則誦讀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爲所溺耳。古人六藝。一曰書。非僅點畫也。考究字義。卽有誦讀矣。然孔門雅言。有詩書二者。詩曰誦。不曰讀。謂歌之以比樂也。故春秋大夫會必賦詩。書則考議政事。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不必記其文。使一字不忘也。故孟子引書每有參差。至於二南曰爲。則爲其事。禮曰執。則執而行之。豈專佔畢吾伊哉。曰易溺何也。曰其故有三。一古人口傳身授之道。如識大識小者今亡。而但取索册簡。故誦讀日繁。一學習禮樂六藝。須強力。須友朋共集。誦讀則閉門靜坐。卽可把翫。便而且易。一文八科舉人勿論。今習齋倡明正學。卽有遵者。而仁義操存。未至根心生色之妙。可以據守。孝友從事。未至知樂弗已之地。日有亹勉。禮樂服習。未至斯須不去之域。刻有依游。世故人情。未有左宜右有之能。時有樹立。則自顧消索。轉而奔馳。既所不願。塊然閒居。亦所不能。遂忽忽誦讀度日。而目困身倦。習爲故然矣。然則宜如何。曰禮有明文矣。王制曰。六十不親學。以年邁也。又五十服官政。六十正與人家國事。何暇學習。故孔子曰。吾不試故藝。是孔子之老

而好學。亦以道不得行之故。而非其立意祇在多能博學也。顏先生曰。周流、孔子之不得已。著述、孔子之大不得已。故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則習禮習樂。六十以後亦不當及。而況誦讀。曰老而不仕者有暇功。可讀閱歟。曰亦何必然。吾退休七十矣。中年躭繙閱。顏先生每憂之責之。自五十至今。家政徽纆。鄉里應酬。友朋遠至。不坐而讀書者二十餘年矣。然今古文徵者謬以爲可。所處正如孔子之憂亂賊。孟子之逢楊墨。著書立言。不能自已。蓋天理熟歷。以內而操存。外而躬行。動而閱歷世故人情驗之。偶考陳編以爲證耳。不敢耽而溺矣。今可擬八歲入學。後擇當讀者讀之。四十則問矣。六十不親。存學編曰。儒者用力於誦讀一二。用力於習行八九。則生民幸甚。斯道幸甚。旨哉其言之乎。

李以傳

幼讀韓愈圬者王承福傳。顏習齋先生傭者彭朝彥傳。慨然而嘆四民以士爲首。何質直好義偏見於農工也。今則士風益頹矣。有名聲者。亦率同氣不和。見利忘義。嗚呼。何自得一人以激發之耶。乃又得之於李以爲李以傳。李、棗強花里人。名佩字樸公。家貧未讀書。而至性過人。雖飢寒不干人。壯走京師遼東等處。轉移爲食。殫力不落人後。受直以市人或佳之多與。不受也。家居或教之衣食精細。令可觀。以曰吾爲他人衣衣食食乎。日雞鳴起拾糞。歸埽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好友。聞貸人財。以知則還之。且囑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且償矣。時供以錢。請隨意用。率妻食糠粃。而飼親必甘肥。五十餘年不懈。尤篤昆弟。遼東得數金歸。過京師。聞兄弟負人債。不得旋里。盡出其金償之。或曰。而家妻子

嗷嗷。盍少留。曰妻子命薄。今歲不得蒙我養。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己妻子。非人所爲也。幼同兄嫂居。得財盡歸之。不私藏。生次子三日。卽後其兄。歲獲升斗。必分給。待二弟亦如之。長子杜、教以從同里張生員朏明授讀。一日學舍歸侍食。偶言一族祖舉其號。以置碗於案。厲聲曰。童子何人。號呼尊長耶。吾不願有此子矣。杜惶恐祈改。自此口無戲褻。後補廩膳生。出丐耕一東家。無禮辭歸。有從臾校之者。以問杜何如。對曰。辭耳。何校。以曰。然。屈在汝。不可校。屈在彼。不必校。吾在不願兒作刻薄事也。或醜杜以怡然曰。此非吾兒所有事也。向恐兒無骨力。今訾議多有。或能不同流合汚乎。杜欲白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釋也如霧消。靜處自明。何事白。杜以其春秋高。求迎養館舍。曰毋、吾爲先生父。東家不禮貌。吾難堪禮貌。則致東家於先生外。添一不得已之應酬。吾不爲也。終不往。持家嚴。不許婦女出外。不令與外事。不佞佛。僧尼巫婆不許入門。見人惡望望而去。聞善則津津道不置。又樂周急。祁寒暑常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六十四歲之七月。寢疾。命子鋪設牀褥曰。吾年不爲夭。自反無愧心事。家人皆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聞清芬。蠅不入戶。嘗薄暮飲酒。謂杜曰。吾艱瘁甚矣。爾後當勤儉力學。使人指曰某有賢子。吾勞不爲虛矣。隻身出門。櫛風沐雨。染病他鄉。舉目無親。其末也。一日自遼回。過大河。無舟。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出登岸。水溢岸。皆滿。而老人不知所之矣。後在京守皮墳圈內。晚卽其樹下宿。一女披髮相侵。吾挺身怒目欲擊之。女逡巡不見。蓋鬼也。吾有今日抑幸矣。

恕谷中人曰李生杜與其師張子俱從予問學張子客歲逝已酉夏杜寓書來述其父行並言張子孝弟正室厚鄉黨急朋友工舉子業聞顏李學是之遂不復攻時文諸業而求所以不朽者李氏可謂有子矣宜哉故爲之作傳並附張子使杜讀之將益擴其賢以有光於父師也

戴景惠先生墓表

景惠先生者祁人士私謚其師戴君也祁人率重師傳刁文孝先生之父善教士有德卒而門人立報德祠至今祀之今又追悼戴君云然按行述君先本順天府黑窰廠人始祖堉於祁之金公章金明正德己卯舉人任提舉浙江市舶司再任提舉廣東市舶司授奉訓大夫蒞官清故堉亦貧解任攜之祁家焉至三世諱財路獲遺金守候還之五世諱宗孔爲君曾祖補諸生始以詩書起家其兄宗脣以子毓堯爲之後亦補邑庠生豁達好義彊仁能拯蠹役之借查荒地以魚肉士民者祁人賴以安一李姓累逋至數百金寫券願充綱紀裂其券令去生子諱光天邑庠廩饍生又傳則君君生而穎異乃甫六歲而母張氏卒八歲而王父卒十有五歲繼母靳氏又卒越四載而父又卒時繼祖母張已六十有八矣君未冠繼母靳出弟璠方襁勻子甫生呱呱在抱而積柩纍纍君一號嘔血數升遂臥病繼母傅氏拭淚厲聲曰汝祖母在堂汝父未斂吾少年失天而汝又弟幼子在襁褓謝任無所敢滅性不顧耶君瞿然而起勉襄殯葬一一如禮服闋率弟力學李安溪校士皆取入泮事繼祖母張繼母傅曲盡孝嘗囑家人曰吾祖母撫吾父垂五十年雖奴婢莫知爲前子也吾母適吾家四歲而寡教我兄弟成立汝輩宜勉佐吾孝勿怠友于弟

出入飲食必偕。獨出則問其所之。來晏則趣僕迓。秉燭以待。然訓以正。毫不寬假。子姪姊婦皆任以職事。考課嚴明。清苑王雲卿嘗過之。曰一家和風慶雲也。又好憐孤卹貧。不避險沮。略與其祖相埒。一日。如母舅靳公家舅新生一女。而其母死於產。謀棄之。君不可。抱之歸。匄母傅孺人撫之。湩下得生。適馮氏安生員。被軋陷獄。君以父執奔馳二載。雪其冤。流霜村。宋姓鬻子瘞其妻。君惻然。資其葬。收其子養之。爲娶妻生子。使歸奉祀。其他類此。難更僕數。喜結納。重媚誼。與人坦懷相與。卽門弟子亦霽顏爲忘形交。能豪飲劇談。留心世事。謂士不諳時務。蠹書魚耳。嘗於兄弟子姪侍側。或同人列坐。論催科刑名撫字之術。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臨終。尙囑子三聘曰。異日爲清白吏。君諱玢。字崑生。號毅庵。配馬孺人。子中癸卯科舉人。持行述匍匐求表文。予思其門人以布義行剛之景愛民好施之惠諡之。僅稱其外事也。已又思詩云惠於宗公。罔怨罔恫。惠順也。孝友皆順德也。而其嚴身齊家剛斷出之。非但煦煦柔慈者比也。景惠之諡固已該矣。乃大書之。使其鑱諸墓上。

孝子恕谷墓志

李子。李孝慤先生之長子也。名塨。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慤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筵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躐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

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欿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郤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天子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吶吶然不輕瀆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癱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永道轉守道達部抵來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緜謇澀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圹竣後學爰述斯志蠡縣病叟李塨拜手自識

楊公生傳

楊公名勤字愼修鑲紅旗漢軍也以嫡子蚤失恃又性樂友好施爲父所惡康熙四十八年筮仕得陝西富平令聞王崑繩言親如蠡延余且令張西陸言束修每年如秦關之數時余五十有一念道行於人與行於己一也遂於五月同往至富富巖邑難治公每政皆咨余又邀余同出私訪屢斷疑獄如神富翕然傳誦結黨撻降之俗爲之一變催科但發紙皂輪催即完公且不自居見上憲及同寅輒曰吾師李先生教也後如省上憲多差人來候余送下程公又囑余曰有人物當款洽者先生即備席饌有當餽周者先生即具銀餞與之皆出勤囊勤囊即先生囊也於是王子丕周崑來梁質人皆至關西學者如蔡瑞菴張潛士黎長舉魯登闕皆從遊或有贈之數十金者公毫無吝容無何屆九月爲先母初度辰力辭歸公親送之康橋跽而言曰明歲先生務惠來於勤可輔則輔之如勤不可輔先生可自爲嗟乎公世濟物之志爲何如哉世乃有斯人哉歲暮抵里書字與送役回言其家庭錯互不可再至公乃刺血作書又遣力來請無奈何二月至富公率闔邑紳衿里民郊迎跪謝必屈至署又周旋一年而其勢異時移難以株久又力辭歸公供老母壽服一襲親自封銀強納余橐兩次共五百餘金又贈名騾駿馬送余歸余去後而其官荏苒竟壞抵雍正十年如上谷至南關訪其舊居則居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旅舍流泣爲作生傳

恕谷先生治古文辭初學唐宋八家後受法王氏崑繩始有志於秦漢之作而益求導其源於六經特區之曰後集其文主識議恢奇變化不可方物王文簡公閻氏百詩俱盛推之李次青廉訪國朝

先正事略稱其博學工文辭。與慈谿姜西溟齊名。方氏靈皋誌先生墓。詳辨學術。不言所爲文。意以其爲餘事歟。先生學出顏氏習齋。而規模益大。所著論學書甚具。並自撰年譜。已次第刊佈。是集爲其門下士所輯。每篇俱有評點。今祇錄本文。識者當各有取焉。光緒七年辛巳中秋節前三日、王灝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恕谷後集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李塨

校者 馮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逸之）